

刘德林

著

舒斯特曼

新实用主义美学研究

*A Study on Shusterman's
New Pragmatic Aesthetics*

舒斯特曼新实用主义美学研究

刘德林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舒斯特曼新实用主义美学研究/刘德林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607-4625-8

I. ①舒…

II. ①刘…

III. ①舒斯特曼, R—美学思想—研究

IV. ①B83—097.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3163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泰安农大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8 印张 201 千字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序

刘德林博士的学位论文《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研究》即将付梓出版,嘱我为之写一篇序言,我很高兴承担这个任务。原因是舒斯特曼教授是我们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的老朋友,他曾三次到中心进行学术访问与讲演,并在中心做过短期的特聘教授,为我们中心的研究生讲过课程,我们之间也曾有过研讨和访谈。可以说舒斯特曼与我们有过较深的学术交流。再就是刘德林曾经于2006年在舒斯特曼所在的美国佛罗里达·亚特兰大大学访学与联合培养一年,其合作导师就是舒斯特曼教授,而且于2007年刘德林陪同舒斯特曼第一次到山东大学进行学术访问,这篇博士论文与刘德林2006年的访学直接有关。

论文较为全面地介绍与论述了舒氏的新实用主义美学理论,探讨了它的介于分析美学与解构美学之间的特点及其与阐释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影响很大的“身体美学”的内涵。尽管舒斯特曼近年来在我国美学界是一位广受关注的西方学者,他的著作在我国被不断译介,但作为博士论文,刘德林的这篇论文应该是第一篇。博士论文自身必要的全面性与学术性,使得本书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本书明确地论述了舒斯特曼新实用主义美学的特有的美国色彩。其实学术界早就知道作为移民国家美国的文化与学术深受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影响,打上浓浓的英伦印记。直到20世纪

初期,杜威在爱默生与詹姆斯等人的基础上提出实用主义哲学与美学,才真正体现了美国这个以拓荒与实业为特点的新兴国家的社会文化特点。因此,可以说实用主义哲学与美学是美国特色的学术思想,不了解实用主义哲学与美学就不了解美国的社会、文化与艺术。但由于其模糊性的优点与特点,又很快被分析哲学与美学所取代。但20世纪后期由于时代与历史的原因,实用主义哲学与美学再次在美国崛起,这就是以罗蒂与舒斯特曼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继承了杜威实用主义的传统,同时又吸收了当代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新的元素,因而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与阐释力。新实用主义哲学与美学还具有一种特有的调和性特点。调和了分析哲学与解构哲学,也调和了西方与东方,吸收了东方哲学的诸多元素,包括儒学与道家思想。而且舒斯特曼还对我说过他对《皇帝内经》也有兴趣,可惜中文不行,难以掌握等等,说明西方学者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的重视。当然,也正是这种调和色彩使得新实用主义哲学与美学具有了难以避免的内在矛盾。例如,舒氏的实用主义哲学与美学就集合了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哲学与实践方法等等,三者之间真的有许多难以相容之处。我曾经当面询问舒氏这个问题,他尽管做了详细解释,但仍然难以说服我们。

新实用主义哲学与美学还具有非常难得的前沿性,那就是舒氏独创的“身体美学”是对于当代包括“拉普”在内的先锋艺术的一种辩护,并对于传统的以康德为代表的“静观美学”与审美局限于视听感官的一种解构与突破,应该说具有其特有的价值。而且,“身体美学”本身还有过分重视“快感”而忽视理性之嫌。当然,“身体美学”的西文“Somaesthetics”,运用了希腊语“soma”(身体),这里其实包含着“生存”之意。我曾问舒氏为什么不叫“生存美学”,舒氏回答说,他不愿意与传统的存在论哲学与美学相混淆。舒氏的新实用主义哲学与美学使我想到我国美学领域的创新问题,应

该说舒氏的新实用主义哲学与美学,特别是其“身体美学”并不完善,只是包含某种相对片面的真理,但学术界还是包容了这种理论,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由此可见,创新应该允许片面,甚至允许失败。也由此使我想到,尽管舒氏是当代十分重要的美学家,但他谈到自己的“身体美学”时还是用一种非常谦虚的口吻来提出这个论题的,而且他的理论自身也的确并非完全具有内在自洽性。因此,我想我们中国的美学工作者应该有更多的自信与魄力,创建自己的具有中国特点与个人色彩的美学观点。这就是我写作这篇序言的感想并与刘德林共勉。我希望像刘德林这样的年轻学者应该有更多的创新动力与信心。

曾繁仁

2012年4月1日于济南六里山下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新实用主义美学的生成方式	(16)
第一节 舒斯特曼美学思想的实用主义传统	(16)
第二节 实用主义美学家的谱系建构	(24)
第三节 舒斯特曼的个人经历对其美学思想的影响	(33)
第二章 新实用主义美学的解释观	(42)
第一节 多元的解释观	(44)
第二节 作为制造意义的解释	(58)
第三节 表演性解释的有效性及其可能	(66)
第四节 解释之下	(77)
第三章 新实用主义美学的艺术理论	(91)
第一节 艺术定义的分析与批评	(92)
第二节 艺术即戏剧化	(103)
第三节 通俗艺术的审美辩护	(117)

第四章 新实用主义的“身体美学”	(132)
第一节 身体美学提出的文化语境及哲学基础	(134)
第二节 “身体美学”的基本内容及其批评	(147)
第三节 “身体美学”的理论进展	(159)
第四节 新实用主义的审美伦理学	(171)
结语 借鉴与创新	(182)
参考文献	(225)
附 录	(234)
后 记	(245)

绪 论

一、舒斯特曼新实用主义美学思想的研究价值

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是当前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与美学的领军人物,也是当前国际美学界颇为活跃的知名学者。舒斯特曼在1992年出版的《实用主义美学》一书被看作当前实用主义美学的经典著作,迄今为止已经被翻译成13种语言。德国、法国和中国的学者也相继将他在1997年出版的《哲学实践》翻译成本国的文字。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这样评价舒斯特曼的美学思想:“通过对杜威全面而富有灵气的重新解释,理查德·舒斯特曼建立了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它既能摆脱传统二元论的局限,又可以调和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冲突。”^①美国当代著名分析哲学、分析美学的代表人物,前美国哲学与美学学会主席阿瑟·丹托(Arthur Danto)在评价《实用主义美学》时指出:“舒斯特曼将分析哲学的敏锐和大陆哲学的洞见结合起来,写出了一本充满生气、内容广泛、论证有力、行文潇洒漂亮的著作,任何对艺术哲学——或者生活哲学——感兴趣的人,都不会忽视它。它是那样

^① 参见[美]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封底,彭锋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的清晰、雄辩、公允和令人诚服。”^①舒斯特曼现在是美国佛罗里达亚特兰大大学人文学院的杰出教授与哲学系教授，同时还在法国巴黎国际学院哲学系任兼职教授，曾在德国的柏林大学担任富布赖特项目的讲座教授，在日本的广岛大学任客座教授。舒斯特曼在学术界的重要影响也使他的活动范围超出了学院派学者的生活领域，1995年舒斯特曼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参与了“世界哲学与民主”的研究工作，并主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音乐、都市化、社会的整合与文化”的研究工作。

舒斯特曼的新实用主义美学思想已经在当前的国际和国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哲学协会在2001年召集了由不同学术传统的学者参加的“作者与批评家面对面”(Author-Meets-Critics)的学术会议，对舒斯特曼的美学思想进行了讨论，与会者和舒斯特曼本人在学会会议上的发言被《思辨哲学杂志》(*The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全文录用。^②美国当代学者柯提斯·卡特(Curtis Carter)为门罗·比厄斯利的《西方美学史》撰写的续编《美学：从1966到2006》中涉及了美国当代的九位美学家，其中就包括舒斯特曼。并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国籍及文化传统的学者们针对舒斯特曼的新实用主义美学发表了众多的文章，这类文章可以划分为学术争鸣型、介绍引进型和借鉴应用型三种类型：第一类型的文章主要包括法国学者里纳·诺利兹(Rainer Rochlitz)1992年发表的《审美快乐主义》(*Esthetiques Hedonistes*)、安东尼·苏尔兹(Antonia Soulez)的《实践、理论、快感与形式和对抗的问题》、美国学者亚历山大·内哈姆斯(Alexander Nehamas)的《理查德·舒斯特曼论快乐与审美经验》(*Richard*

① 参见[美]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封底，彭锋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② 参见 *The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Vol. 16, No. 1, 2002.

Shusterman on Pleasure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汤姆斯·里德(Thomas Leddy)的《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Shusterman's Pragmatist Aesthetics*)、保罗·泰勒(Paul C. Taylor)的《两种杜威的理论: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The Two-Dewey Thesis, Continued: Shusterman's Pragmatist Aesthetics*)、凯瑟琳·黑金(Kathleen Higgins)的《舒适的生活和情感:舒斯特曼的表演生活》(*Living and Feeling at Home: Shusterman's Performing Live*)以及德国学者威尔夫冈·威尔茨的《论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快乐的审美经验》等文章;第二类文章包括 Dorota Doczanowicz 与 Wojciech Malecki 发表的《理查德·舒斯特曼:在政治与美学之间》(*Richard Shusterman: Between Politics and Aesthetics*)、Adam Chmielwski 发表的《舒斯特曼论宗教》(*Shusterman on Religion*)、Łukasz Nysler 发表的《作为强力异端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 as Invigorating Heresy*)、Monika Bokiniec 发表的《身体美学及其女性视角》(*Somaesthetics and its Perspectives for Feminism*)、Kacper Bartczak 发表的《罗蒂、舒斯特曼与阿什比的自我创造与创造的策略》(*Self-creation and Creative Strategies in Richard Rorty, Richard Shusterman, and John Ashbery*)、Krzysztof Skowroński 发表的《美学和肉体的价值》(*Aesthetics and the Corporal Values*)等文章;第三类文章包括 Krystyna Wilkoszewska 发表的《艺术实践中的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 in Artistic Practice*)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个人收集材料的局限性,本书未能将研究与借鉴舒斯特曼新实用主义美学思想的所有文章都罗列出来。因此,上面的例证只是本书作者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对看到的英语文章的列举,这显然是不完全的。

舒斯特曼的美学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宽广的研究视角。他的研究范围包括美国的哲学、美学、伦理学、政治理论、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当前欧洲大陆的哲学、文学

批评与理论以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众多话题。这些范畴原本属于不同的学科,传统的学院派哲学家或美学家往常或者不专门研究其中的某些范畴,或者将它们分割开来专门论述。舒斯特曼是从文学批评走向美学以及哲学的,在他看来,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美学可以将这些不同的范畴连接起来,从而使它们成为哲学美学关注的对象。作为灵活的实用主义者,舒斯特曼用美学将这些原本分属于不同学科的范畴联系起来,使其成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不仅可以使传统美学的研究摆脱“话题越来越少”的尴尬处境,而且他的这种研究方式也更为符合“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实状况。舒斯特曼不仅关注许多当代著名的英美哲学家及美学家,其中主要包括美国学者罗蒂(Richard Rorty)、玛格丽丝(Joseph Margolis)、丹托(Arthur Danto)、戈德曼(Nelson Goodman)等,也包括大陆学者维特根斯坦、福柯、德里达、皮埃尔·布尔迪厄等人,而且他还将古代及近代的学者如苏格拉底、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蒙田·居约、德国哲学家尼采以及美国的实用主义者詹姆斯和杜威等人纳入了研究的视野。舒斯特曼采用“综合吸收”的方式从他们那里吸取不同的内容,因此对上述人物的分析、评述和重新解释也就成为舒斯特曼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舒斯特曼积极地介入了当前欧美学术界讨论的众多热点问题,它们包括解释学、艺术的定义、通俗艺术的评价以及伦理的审美化等。在处理其中的具体问题时,舒斯特曼的策略是采取实用主义的“包容性”立场,分别借鉴了当前欧美国家盛行的两大美学派系即英美分析美学与大陆解构美学的某些观点。与此同时,舒斯特曼又指出了这两类美学各自存在的缺陷,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点,比如“表演性解释”(performance interpretation)、“戏剧化艺术”(art as dramatization)等。舒斯特曼在2000年出版的《实用主义美学》第二版中提出了美学上的一个新术语——“身体美学”。身体美学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

响。它不仅为舒斯特曼招来众多的拥护者,也招来一些激烈的批评者。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学者的批评也是对他本人思想的重视。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围绕身体美学出现的众多的学术性论文证明了身体美学所具有的学术探索意义。总之,身体美学为舒斯特曼带来了更大的国际影响。

另外,舒斯特曼还是第一个从美学上为通俗艺术和大众文化提出辩护的美学家。尽管通俗艺术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阔的消费市场和极具潜力的发展前景,但是大多数美学家和文化研究者对其采取了冷漠或批评的态度。与此相反,舒斯特曼从实用主义的“改良主义”目的出发,对通俗艺术和大众文化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一方面指出了通俗艺术和大众文化所具有的“借用取样”、“剪切和暂时”等后现代艺术的特征,另一方面也认为它们同样符合“复杂性”、“丰厚的哲学内容”、“艺术的自觉意识”、“创造性”等现代美学的要求。^①舒斯特曼因此认为通俗艺术和大众文化应该与高雅艺术同样具有美学的合法性。舒斯特曼对通俗艺术和大众文化的分析和评论显然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与评价它们的一个崭新视角。

舒斯特曼新实用主义美学的研究对于中国的学术界而言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的一些学者对舒斯特曼的新实用主义美学思想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哲学实践》以及《生活即审美》在2002年之后相继被翻译成中文,而且在一些学术刊物上也陆续发表了介绍舒斯特曼美学思想的学术文章。这些文章有北京大学的彭锋博士2003年发表在《哲学动态》上的《舒斯特曼与实用主义美学》、中国社会哲学院的高建平教授2003年发表在《哲学动态》上的《实用与桥梁》、袁春红2004年发表在《云南艺术学院学报》上的《实用主义美学:为通俗

① Richard Shusterman, *Pragmatist Aesthetics*, Second Edition,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pp. 202-231.

艺术辩护——舒斯特曼〈新实用主义美学〉简析》等，而更多的文章主要是引用或借鉴了舒斯特曼新实用主义美学中的某些观点或术语。2008年以来，湘潭大学与山东师范大学的两位硕士研究生分别以《理查德·舒斯特曼新实用主义思想述评》、《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美学理论研究》为题，撰写了研究其哲学与身体美学的硕士毕业论文。

作为舒斯特曼美学的引进者和翻译者，彭锋博士对舒斯特曼美学思想的评述较为全面地体现了国内目前对新实用主义美学的研究状况。在《〈实用主义美学〉中译者导言》中，彭锋博士介绍了舒斯特曼从分析美学转向实用主义的学术道路，并且将其美学思想准确地定位在当前西方思想界的两大流派即分析美学与解构主义之间，认为“它不仅调和了分析与解构之间的矛盾，而且也突破了它们各自的局限”^①。舒斯特曼在《哲学实践》中将理论思考的哲学实践方式与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实践方式区分开来，并且以福柯、杜威、维特根斯坦为榜样论证了后一种方式的价值与意义。在该书的《中译者导言：另一种哲学实践》中，彭锋博士不仅概括了舒斯特曼在该书中所提倡的“生活的艺术化”的基本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阐发了专业哲学狭隘化的弊端以及审美无利害观念的虚伪性。在《生活即审美》的“译者前言”部分，彭锋博士将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定位在新一代的新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之间，并且将他的美学思想与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美学从语言转向、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之间的区分、学术态度、思维方式等几个方面作了区分。彭锋博士给予了舒斯特曼的新实用主义美学极高的评价，认为它不仅克服了现代美学和后现代美学的许多缺陷，而且可以克服前现代美学的许多缺点。这种观点也证明了舒斯特曼新实用主义美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① 参见[美]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第11页。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无论是中国的学者还是其他国家的学者,对舒斯特曼新实用主义美学的研究主要是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就舒斯特曼新实用主义美学中的某个观点及特征进行个案研究,还没有出现对其美学思想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著作。舒斯特曼新实用主义美学中的某些范畴比如解释学极有可能被看作是他过去的分析美学的思想而被其他学者所忽视,“戏剧化艺术”以及“身体美学”等最新成果由于时间的问题也还没能引起其他学者的高度重视。并且,对他的实用主义美学思想可能产生的积极意义以及其自身存在的矛盾还没能充分地揭示出来,这也正是本书选择舒斯特曼的美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

2007年4月26日~5月2日,舒斯特曼在山东大学进行学术访问期间,我国著名美学家曾繁仁教授主持召开了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的部分教师与舒斯特曼的学术座谈与对话,这次对话直接形成《身体美学:研究进展及其问题——美国学者与中国学者的对话与论辩》的学术成果,该文被《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刊载。在这次中美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对话的过程中,曾繁仁教授一方面肯定了舒斯特曼对西方古典美学中的二元对立观念的突破;另一方面和舒斯特曼就其美学中的通俗艺术及“身体美学”中的部分观点进行了探讨,指出了他的“身体美学”与新实用主义美学之间有着内在的难以自洽的矛盾,并且对于传统美学来说存在着明显的解构倾向。另外,就舒斯特曼提到的当前文化中的“身体转向”的提法,曾教授建议将“身体转向”提升到生存论或存在论的高度上。^①在笔者看来,曾繁仁教授的谈话反映出中国学者对于当前的西方学术采取的一种新的态度和立场,即立足于文化的本土化情景、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与西方学者积极地展开具有

^① 参见[美]舒斯特曼、曾繁仁等《身体美学:研究现状及其问题》,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

建设性意义的对话。与主张“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和主张坚守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相比,这种态度和立场显然更为符合中国传统智慧中的“整体性”与“中和”的精神。在笔者看来,它不仅可以为更为有效地推动中西学术的交流与对话,而且对于舒斯特曼自身美学的发展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比如,就身体美学而言,舒斯特曼提出这个新美学术语的目的是反驳西方主流美学中因“灵肉二分”而显现出来的过于思辨化和精神化的倾向,这个术语对于西方美学中的这种倾向而言确实可以起到解构的作用。但是,将身体作为美学乃至哲学思考的出发点,过于强调身体的美学与哲学价值,身体美学又必然使美学丧失其应该具有的超越性品格而超于进俗化与感性化的态势。我们认为理想的美学应该来源于经验又超越于具体的经验,植根于感性现实而又升华为理性理想。将“身体转向”提升到生存论或存在论的高度,则可以避免西方传统美学和新实用主义美学这两种极端的态势,从而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作为本次学术活动的参与者,笔者从中收获颇多。可以说,本书写作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以及本书所作出的某些判断正是从这次学术活动中获得的。

二、本书写作的基本目标和难点分析

本书以“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为研究客体。那么,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包括哪些基本内容?他的美学思想呈现出哪些基本特征?舒斯特曼的新实用主义美学思想对于当前的中国美学的发展和建设而言又有何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本书将这几个问题的解决设定为研究的基本目标。

设定具体的目标虽然不难,但要较为完善地达成这一目标却有着较大的难度。比如,就其基本内容而言,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美学思想的整体内容显然是由承载它的全部语言所构成。对于研究性的文章来说,必然需要对其内容进行概括、归纳,这就需要

选择其中的部分语言,如此一来,造成的后果也就成了研究者心目中的“舒斯特曼新实用主义美学”,而并非其本来的面目。因此,本书一方面通过对舒斯特曼新实用主义美学所涉及的几个关键性的问题进行归纳整理,力图从总体上把握这种美学思想的基本面貌;另一方面,本书从经验归纳与理性演绎这两种方式努力揭示其理论所蕴涵的潜在价值及内部矛盾,从而对这种美学思想进行评价判断,以避免整篇文章局限于简要叙述与分析。同时,对于研究活动而言,确定研究的客体是第一要务,其次,确定研究的方式与立场即如何展开研究自然也就成为第二要务。

在学科的归属上,美学属于人文学科,它的研究自然也归属于人文学科。于是,研究者虽然要尽力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但学科的性质又决定着这种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研究者虽然力图保持冷静,但绝不可能消除情感的参与;研究者虽然力图追求结论的客观性,但绝不能够完全消除主观性因素。

瑞士近代学者爱德华·布洛主张人们在进行审美欣赏与创造时要与对象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①这种距离既不宜太远,也不宜太近。距离太远可能产生模糊、含混的印象,甚至导致欣赏无法进行;距离太近则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而造成“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结果。在笔者看来,与对象保持适当的距离不仅适用于艺术活动的领域,同样也适用于人文学科的研究。但是,适当的距离永远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永远不能够有一个明确的、普遍适用性的规定,所以也就造成了后来研究上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现象,这就意味着本书的写作也很难避开“距离太远”或“距离太近”这两种倾向。本书的写作虽然尽量秉承客观科学的原则,以避免“距离太远”或“距离太近”这两种倾向,但如何在研究

^① 参见[瑞士]爱德华·布洛《作为艺术因素与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说”》,载《美学译文》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